

職方典第五百四十九卷

延安府部彙考九

延安府古蹟考二

墳墓附

通志州縣志合載

本府

膚施縣附郭

夏赫連勃勃墓在城南杜甫川後

鄭榮墓在城南十里榮京兆人始以民兵來延有戰功

授都指揮

明楊都御史宗氣墓在城南十里柳林山賜祭葬

楊太保兆墓在城北五

里賜祭葬

楊御史本深墓在府城北隅五里許之伏龍山

楊叅政吉墓在伏龍山

贈尙書趙仕墓在城西十五里

楊知府如松墓在府城南隅五里許之夏家塔

張布

政世烈墓在城南五里夏家塔側

趙太傅彥墓子錦衣指揮昌印附

趙寺丞章墓俱

在神仙溝子知縣隆印附

白都御史希繡墓在城西南杜甫川賜祭葬

蕭都督漢墓

在城南杜甫川

蕭大將軍如薰墓在城南杜甫川

張副使廷玉墓在城東五里白雲

窩

楊知縣如桂墓在城南

董都憲珊墓在城東十里

楊同知埤墓在城南十里

高知縣夢禎墓在城南十里臥虎灣

李知府賦秀墓在城南十里

趙員外廣印墓在

城北二里王家坪

劉翰林世芳墓在城北二十里

楊知縣驥徵墓在杜甫川

趙

應震墓在城東二里有督學汪喬年所撰碑

烈婦李氏墓在城西南杜甫川有碑

安塞縣

明郭知縣東陽墓在邑石峯山左

王驃騎將軍倫墓在邑南三十里

王推官謨墓在

邑南鳳凰山下

馬叅議懋才墓在邑南十里

甘泉縣

元袁御史榮墓在縣南十里

明開尙書濟墓在縣內

石主事瑩玉墓在縣東臨鎮川

李知縣汝柏墓在縣內

張推官秉墓在縣內

保安縣

拓拔氏墓在太白山

宋劉延慶墓在縣北二里

明李御史光祖墓在東山

王學

士大任墓在南門外

韓副使炳衡墓在南川

麻叅政瓚墓在南川

安定縣

明薛給事中文周墓在縣東十里

南知縣儀墓在縣內

白知縣清墓在縣內

宜川縣

唐忠武王渾瑊墓在縣北八十里

明張都諫琛墓在縣南五里郭家礪

劉孝廉子誠

墓 劉知州子誠墓俱在縣北九臺山

劉知縣繼墓在縣北十里如渠原

楊都督

自新墓在縣北八十里神田嶺

清澗縣

漢韓信母墓在縣北五十五里官山嶺土人訛傳韓信母葬此

宋尙書劉行徊墓在縣南

五里石臼原

尙書任泰亨墓在縣西七里紙張溝

團練使高永能墓在縣東九十里

高官莊有碑

元太尉党時濟墓在縣東一百三十里党家山有碑

總管李時忠墓在

縣東四十里

師安墓在縣南賀家灣西

明白都御史行順墓

白侍御史行中墓

俱在縣東一百里

劉叅政鏞墓

劉少卿介墓

劉侍御維禴墓俱在縣南七里灣

劉長史大觀墓在縣南七里

白知州璧墓在縣南十五里

白同知惟勤墓在縣南四

十五里

郝侍郎志義墓在縣北八十里

張侍御進祿墓在縣西三十里

劉檢討

蘭墓在縣北七里

郝同知序墓在縣北十五里

惠通判之翰墓在縣北七里

郝

尚書名宦墓在縣北十里

惠主事承芳墓在縣南

郝知州安墓

白知州宗舜墓

在縣東

李御史光祖墓在縣南七里

白僉憲慧元墓在縣東七里

白鄉進士曰

可墓

延長縣志闕

延川縣

明高副使懷敬墓

鄆州

漢任合陵侯墓

馬墓塹在城西北十里古名將或云馬援之後與賊將孫綽僧戰沒碑雖

剝尙存

五代任平章圖墓

明楊御史鈍墓

丘御史野墓

宋御史宜墓

王都御史邦俊墓

王叅政建屏墓

劉節婦墓在城南五里

齊舉人國儒墓在城

北蓮花池山上

雒川縣

秦白起墓在城北二十里白起山

明劉給諫琦墓在縣北

中部縣

上古橋陵在城北山上世傳轅軒黃帝鑄鼎成乘龍升天其臣取衣冠葬於此

宋狄青墓

在縣西黃花峪石洞中有石棺懸焉相傳爲狄青墓

楊侍郎諧墓在縣東三十里

元

劉萬戶侯墓在縣北六十里原村古碑猶存

李元帥明安荅兒墓在縣東北四十里有碑

孫東垣祔

王孝子克己墓在縣北回車嶺

明朱忠烈新鐫墓山西汾陽人本縣知縣

妻恭人薛氏盧氏馮氏金姐同於崇禎十六年殉難邑人合葬於社稷壇側有碑

韓給諫

規墓在縣北十五里

劉中丞聰墓在縣西十里子戶部主事佐舉人侃仁祔

劉知州

璋墓在縣北六十里漢村有呂柟墓碑

劉典膳倬墓在縣北二里霽景山

劉太僕仕

墓在縣東南三里煖泉谷後

劉僉事禮墓在縣西十里蘆川上

劉知州爾完墓在縣

北原村

劉明經紹墓在縣十里韓莊原

張紀善舉墓在縣北隆坊原子舉人璣知州

瓚祔

劉長史儒墓在縣北五里

劉孝子篤墓在縣南五交河

張知縣鑑墓在縣

西二十里

宜君縣

商彭祖墓在縣北三十里彭村

前秦苻堅墓在玉華山

唐將軍段志元墓在縣東南

三十里

宋寇公墓在縣西南八十里賈村世傳寇準父母曾寓居此一夕遙見室中火起

人往救無火而準生焉其後父母葬此無攷

明張同知士奇墓在縣南

張主事應辰

墓在縣東南

綏德州

秦扶蘇墓在州北

蒙恬墓在州西

金趙勸墓在州西十里

明馬文簡汝驥墓在

州東五里

姜憫忠漢墓在州南十里

米脂縣

明艾侍郎希淳墓

李知府獻明墓

葭州

元李孝子忠墓

吳堡縣

薛僉事國柱墓

神木縣

明梁武莊震墓在縣南十里

府谷縣

宋朱監押昭墓

折節度可適墓

明王副都繼謨墓

李員外繼志墓

尤總兵

世威墓

延安府部藝文一

遊玉華山記

宋張岷

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曰野火谷望之如爨煙而莫知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凰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爲玉華其上爲排雲又其上爲慶雲其正門爲南風南風之東爲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失其處者一曰金飆門也過而覽之惟野田荒草而已其西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蘭芝谷昔唐太宗詔沙門元奘者譯經於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爲寺云中有石巖嶄然天成下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南有崖曰駐鑾其始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旣至其處若視甕側有飛泉而下如懸雨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是而差小治平三年夏余與六人者來遊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已而覽故宮以徘徊問遺事於田老方嚮然不欲歸而予與六人者各以事牽不可久留咸相視有不懌之色予爲之言曰夫山林泉石奇偉之觀常在乎窮僻之處而野僧方士與夫幽潛者得據而有也然幽潛者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其徒常獨力而危亭廣廈莫不爲其所先也

夫以有唐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沒彼元奘者特一浮屠耳卒能傳其徒至今尙存豈人之情常樂於放肆而易忘於中正哉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以長有此也則吾六人者得一寓目於此亦足矣又何用以不能久留爲悵乎

遊玉華山記

盛南仲

予幼讀杜子美玉華宮詩愛其諷刺深切元祐辛未得麾中部所謂玉華宮者在州之西南窮山之中既覽州經山圖疑未能盡狀其形勢一日王微之行縣鎮說玉華遺事將往觀焉微之亦善丹青事因別續草木而又得張岷所述遊宮記者其舊圖曾不彷彿微之凡三往盡得其形容別作絹本今置於州之通濟亭好事者視其圖不遊山而知玉華之爲勝境也予既解組東歸夜宿玉華微之又來送別得以窮視其間瞰蘭芝谷駐鑾崖視野火坑觀其飛流噴布巖谷深險夏有寒泉地無大暑眞野人所蟠之地也詩所謂遺構石馬今不復有但十八松存焉昔唐文皇平定宇宙偏師一出則擒王滅國如翻手焉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所不足者萬歲壽耳一日伐高昌得婆羅門合不死藥服之無驗而有內熱之疾以至厭九重之居常避暑於空山作爲離宮屈指無百年而遺跡殆盡高

宗之世賜元柴翻譯而後爲浮屠居矣使後世英魂不得傳真於玉華之中可哀也已子美詩且曰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其傷之意深乎哉

范文正公廟碑

明曾鶴齡

生有惠政及於民則廟食其土此自古以來守一州令一縣苟以良稱者然也若范文正公之在延州則未止於此公爲宋仁宗朝名臣康定初趙元昊寇延州兵抵城下士女恟恟安撫使范雍擁兵不能支坐貶公請自行詔以公知延州旣至選將閫軍修城築寨晝夜籌畫爲戰守備備旣具則招流亡開營田奏免權酤商稅有利兵民知無不爲於是敵人聞之恐至有無以延州爲意之言日益北去不得肆侵掠此其有功於民大矣矧是時元昊遣使詣五臺窺河東道路旣遠遂與諸豪畝血先攻鄜延然後自靖德塞門赤城三道並入及聞公至延慶不可攻乃兩遣人詣公請和公兩斥之謂其必去僭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始可言和元昊雖未遽從而志不得逞久之卒降此其有功於國又非小也計公有功於國與民其大如此則豈守一州令一縣之良者可與比哉於是廟食於延更千百歲益隆而弗替宜矣其或廟圯祀缺從而新之續之夫豈不宜知其宜而因循弗舉

殆非所以襄忠報德激勸方來之意也予嘗謂是實守土者之責今年延州守永豐陳公蚪上計將還詣予言曰公廟歲久且壞而後甚隘無以致虔副都御史陳公鑑奉命行邊過而興慨父老進曰此吾民事也願卽更而大之公曰雖然須候請於朝父老曰吾上世賴公多矣今新公廟以勸來者子孫又賴焉一廟材費之費弗大孰不樂用命乎於是不可以止而落成有日矣敢請文爲記歸而劉諸石予聞之則喜遂爲之記并係之以詩曰巍巍范公儒而善兵威卻西羌功著延城延人懷之廟祀千載遺風餘烈凜然猶在廟隘且卑公功則崇百姓耆老願新公宮誰其倡之不日竣事憲長郡侯與公同志有赫憲長姑蘇之英有偉郡侯世出廬陵二公德業允媿公美百世有慕拜三君子

重修雒川城記

王高

洛川何名山自烏延鳳翼而來水由白樂濤濤而匯勢極坦生界明脉匝而成者也洛地何險厥壤礧礧厥疆支掛枕鄜之脅跨韓之背柏藪黃龍峇嶢而莫可羈者也邑城何始後秦姚萇氏審實定方倚壑爲堞匪巔伊沒而據天塹以宅中握鳥道以東向者也關城何始正德間妖賊李牛搆機播亂特設憲臣統鎮於鄜隨立關城用障靡測者也然當是時事出創建城高丈餘門僅一二已爾嘉

靖丙午獫狁南侵澶淵吉公因之倍加高厚迴樹數臺自是市塵風物孔赫而孔固迫癸丑地震數
否形頽日復一日孰綜理之幸公萬曆元年調尹茲邑甫下車保釐自任經略緩急庶務克舉一旦
倏然登關陴而矢衆曰龍飛景命首詔修城況干城之責非異人任盍其奮諸於是諮之鄉耆協之
縉紳工乘四時之暇費捐七品之俸命馮相氏以下期司險氏以相宜司委氏以計會掌固氏以督
役請班軍兌鄰夫卑者崇之缺者續之荒墜剝落者葺而潤之色之其充拓幾何城周三里八分高
三丈五尺厚相若城外溶池深二丈闊亦相若於塞北新建南門於小道削剷坡磴於臨壑曲築長
垣其樓櫓幾何門臺四座俱建危樓聳簷峨峨然樓有綽楔胥命嘉名璇題煌煌然敵臺十座各布
小樓女牆以甃水道以石鞏映綴綴然環而視之若蛟虬之盤遠而視之若虎豹之蹲睛明而視之
則金碧之霞樓陰晦而視之則犄角之霜厲偉哉壯哉何其嵒嶺若是哉公又以內城雖險尤當益
其險諸凡臺隍礮戍鋪守巡廊閤弗飭東樓名化日門曰緝盜西爲德化門曰阜成北憑大壑立元
廟以鎮南近學宮起奎樓以助且名其門曰開泰夫城聯於關則輔益密關聯於城則本益固表裏
攸雄豈特於今之爲烈洛民之倚之仗之感之頌之恩垂萬年罔斁矣以是知形於形者形也數於

數者數也不形於形而能使形之有以至變其形不數於數而能使數之有以至變其數則存乎其人至若聖廟東隅龍池鑿焉闢城西閣文昌像焉其右文也如此運籌勦堂警備肅焉戎器盈庫奇正張焉其預武也如此新壇址積義倉神人悅焉併里甲減糧價南山有臺賦焉酌要衝添堡塞鄉壤樂土安焉其爲民也又如此此公之全功茂德巨細昭彰其徵之爲大司馬者將俾天下均其保障焉爾劉君愛其狀予謹按以記工肇於何時萬曆元年午之月也落成於何時三年三之日也公何許人山西霍州諱廷儀號敬庵隆慶辛未進士

清丈田畝記

陳惟芝

夫延州之洛川全陝稱疲縣謂賦重差繁百務廢墜故也司令罔不艱之予自庚辰夏銓知是邑一時縉紳相知者不予懌予曰洛川豈廢令哉乃於孟冬月抵任見其印篆模糊公堂頽毀鼓樓敝壞城關樓峙瀟然鄉村田舍荒敝里甲版籍空虛予嘆曰疲邑之景象固然也而策勵振飭非有司責乎遂以公堂政令所出壞而不整欲百務之次第脩舉何以爲於是捐俸置料雇工興役不一月而煥然維新進父老而問曰爾縣疲極矣挽其疲而登上理道安出也父老曰琴不張不調弊不起不

治今之洛清田糧併里甲招流移墾荒田其要乎予曰然爾縣自洪武來原額六十四里地糧七萬二千八百二十石九斗六升五合九勺追成化間奏豁地荒及除土兵而外其見徵正糧載在實徵班班有定但節年仍以原額起徵信憑里書上下其手田無定額糧無定在流弊孔滋民間始有有糧無地者有有地無糧者有偏爲夏糧地者有偏爲秋糧地者加之催科法嚴逃移漸多見種者不能支持荒蕪者無人承納浸及扯地鄰扯親戚而百姓羣然視逃竄爲長策棄田園爲樂事矣無怪乎里甲空虛錢糧逋負官吏坐此受罰也父老豈欺我哉方議圖之會聖天子丈田畝清浮糧之命下矣竊自謂曰此聖天子之所以蘇洛川者哉予何不急急以奉命也卜於萬曆辛巳秋督僚屬李君邊劉君弁宋君魁周君子禮率四鄉公直老人楊登務杜朝寵等同詣城隍廟焚香發誓禮畢次日四君分鄉踏丈予往來抽查各不避勞怨越三月而事竣矣除窮山老荒不丈外計丈過中等地三千五百二十八頃二十二畝五分八釐八毫八絲三忽每畝派糧一斗下等地六百二頃二十五畝每畝派糧五升五合七抄三撮八圭蓋緣縣治荒僻丈無上地止就中下二等均勻起派如另立石云云者中間共事諸君一時勞績可紀而劉君精諳算法派撥不爽功尤足多也冊完報上予亦

辱撫臺蕭公疏薦云無何值併里有例子亦隨併五十里夫田糧清書算絕飛詭之弊里甲併百姓免替役之苦以故逃者爭歸荒者爭熟招墾行乎其中矣予不佞其少塞責也嗣是而請新印修鼓樓以及城關樓峙官倉公署皆次第舉之疲邑之治庶幾哉亦就緒也已越明年父老跪而獻圖請曰公之起弊若此今而後洛其有興乎盍記諸石以垂不朽予曰吾事無足記者第清丈不可泯筆而登之石

復二賢祠記

賈明孝

縣南故有二賢祠祀雲巖令張橫渠丹州推官胡安定報德報功之無盡也後姦民改繪儒釋道三聖像於中堂而移二賢於大門之內其隘不能容膝歲時祭拜於門外日久以爲固然孝來尹是邦遂令民奉三聖像於別所而復二賢於故位且倣文廟制更爲木主一時寮屬士民紛有異議以爲輕三聖而重二賢噫常人溺於習俗學者牽於所聞夫安可以深論耶述三教之所以異同以及二賢之所以不可不復者用豁愚蒙以示來茲夫道德一編虛以爲宗大乘諸經空以爲妙而吾夫子意必固我盡絕者非空耶故顏氏得之爲若虛爲屢空而號曰亞聖蓋聖賢之心體淵源未有不若

合符節者顧儒者虛涵而實運之空存而有發之故無聲臭之中釀位育參贊之理視諸剖斗折衡無爲自化與夫愛河苦海一切捐離而舍筏登岸者其作用固迴不侔也猶龍之嘆僅見於家語之所載而西方聖人不治不亂之說似亦未必出尼父之口假令三聖而共議一堂寧保其不相柄鑿而後世乃必欲合而祀之果何說耶且以佛居中而左老右孔又何其謬爲軒輊而肆無忌憚之若此耶故予於三聖之道槩未有窺而合祀之失其倫不如分祀之全其尊自爲千古之確論也矧佛老寺宇徧天下而吾夫子萬代崇祀何國蔑有尤無用此區區聚居爲矣噫予於是重有感焉老之初不過清淨而後遂流爲瞑目趺坐嬰兒姍女丹鼎黃白之妄佛之初不過寂滅而後遂流爲割臂舍身三途六道福田益利之誕儒之初不過道德而後遂流爲飾章繪句博聞強記功名富貴之陋淺以自誤而深足以誤人非朝夕矣延至今日儒者猶有闡繹先聖之微言而模範當世者而二氏之弊竟至爲大盜之淵藪則釋老之學偏而窮終不若吾儒之學大而通也蓋彼以其厭世者轉而爲出世故人亦以其亂世者託而爲出世黃冠緇衣之流寧可究詰其爲何如人若儒道則炳炳朗朗就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中爲磨鍊至顯至著間有曲學阿世僞學欺世者人且交訾之矣何